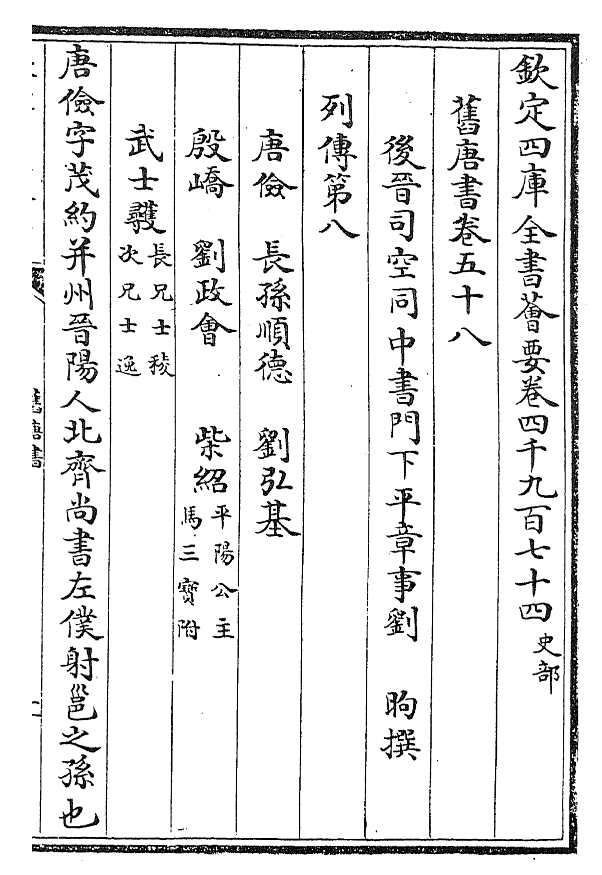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 平陽公主 馬三寶附

武士彠 長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

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

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
為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為司馬平京城加光禄大夫
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尋遷
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勑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
縣人吕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陜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
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並為所

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於賊中與儉同被拘執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脫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為逆乃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

豈非天命也廻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没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黄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勲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户圖形凌煙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説誘之因以隋蕭后及

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歡然定歸款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歲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

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尋加光禄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處脩肴饌與親賓縱酒為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為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為立碑儉少子覯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

心神龍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晙先天
中為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
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
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為
備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
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
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

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賜以宫女每宿内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勳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冒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

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閱功臣圖見順德之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頹然而醉論者以為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糺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前刺史

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内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户尋又坐事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為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為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産以父蔭為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

帝往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卧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為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

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弃馬投塹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為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疋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二十疋及破京城功為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

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畧東都戰于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為殿隋將段達張志陳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勲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鬬矢盡為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

寂為宋金剛所敗人情崩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復陷於賊俄得逃歸高祖慰諭之授左一總管從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能進及金剛遁弘基率騎邀之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授東鉞將軍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

命功真食九百户太宗即位顧待益隆李孝常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歲餘起為易州刺史復其封爵徵拜衛尉卿九年改封夔國公世襲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後以年老乞骸骨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禄賜同於職事太宗征遼東以弘基為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

爲立碑諡曰襄弘基遺令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謂所親曰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餘財悉以散施子仁實襲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神龍初官至司農卿

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人陳司農卿不害孫也其先本居陳郡陳亡徙關中父僧首隋祕書丞有名於世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仕隋太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

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尅西河太宗為渭北道元帥引為長史時關中羣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從擊薛舉為元帥府司馬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誡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然後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慮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賊

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
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為舉所乘軍乃大敗
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杲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
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
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
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諡曰節貞觀
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
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

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凌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儁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為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隷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静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

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
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
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
君雅同坐視事文静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
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
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
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静因令左右引威
等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

府建引為户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内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歷刑部尚書光禄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户九年卒太宗手勅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並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

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為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
中為天官侍郎為酷吏所陷也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
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鉅鹿
郡公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大
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
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
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

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為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大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為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

祿大夫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鋭渡河以援之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奈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

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
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
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
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荆州都督謚曰襄平
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
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
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為計
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

自爲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

高祖大悅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劒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勲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

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謚公主為昭子哲威歷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為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

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爲之廢朝謚曰忠

武士彠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爲太原留守引爲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

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䂑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䂑曰此並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䂑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隷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䂑為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起士

襲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説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録故加酬効令見事成乃説迂誕而取媚也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歷利州荊州都督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王特詔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彠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

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户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為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為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脫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囿諫太宗馬工之言可謂純

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難不屈陷陣多尅捉之勲殷嶠劉政會柴嗣昌並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寳出廝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為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勲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舊唐書卷五十八

謹案卷五十七第一頁前八行張長遜案新書遜

作懲自録及傳同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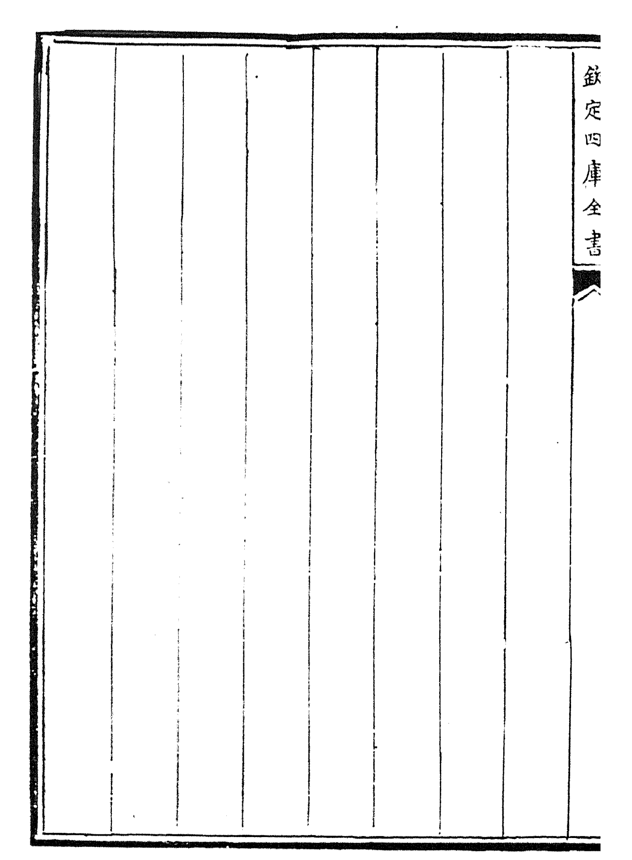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三行四行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晉州

以東城鎮俱没刋本晉州下脱晉州二字參考

新書裴寂傳增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裴寂歴任仕隋句中疑有衍

字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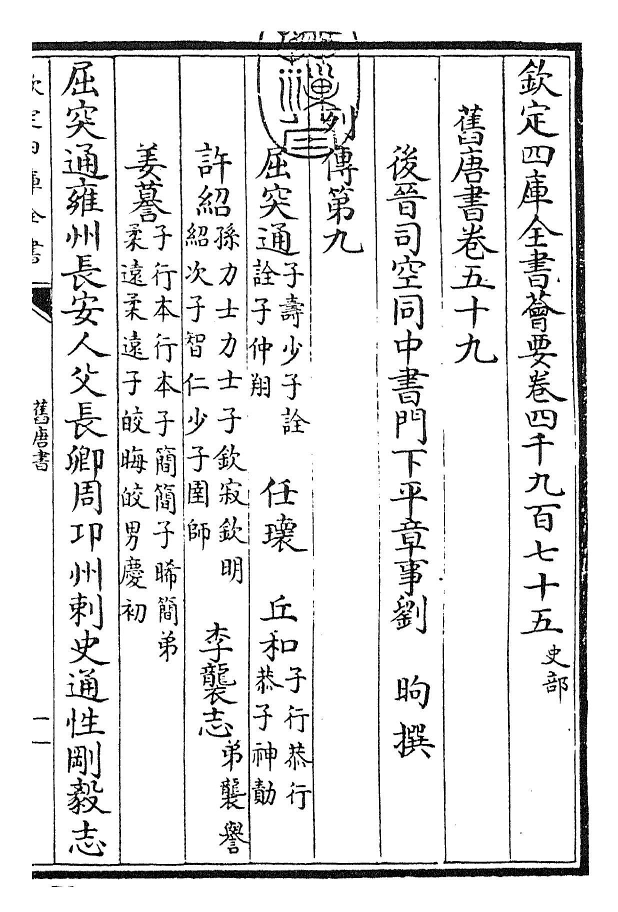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舊唐書卷五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九

屈突通 子壽 少子詮 詮子仲翔　任瓌　丘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勣

許紹 孫力士 力士子欽寂 欽明 紹次子智仁 少子圉師　李襲志 弟襲譽

姜謩 子行本 行本子簡 簡子晞 簡弟柔遠 柔遠子皎 皎晦 皎男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

尚忠慤檢身清正好武畧善騎射開皇中為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産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輙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由是漸見委信擢

為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為人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勅字之傍别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為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

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静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静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

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
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
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
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
平家屬盡没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
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
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
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

雝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

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

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為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䘏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

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詮官至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為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門户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

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為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户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强今卒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

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欵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

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
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
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
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
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
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
饋關東初定持節為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為徐
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

兖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為變瓌不荅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

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究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妬悍無禮為世所譏及輔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為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

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為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幕羅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胄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廵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

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黄門侍郎裴矩奏言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寛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為交趾太守既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為化及所弑鴻臚卿寗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

林邑之西諸國並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真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真退走境内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之興引入卧内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年

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
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總管謚曰襄賜東
園秘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
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
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
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
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

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祿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勲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衞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為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候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候大將軍冀陜二

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荆州都督謚曰襄賜溫明秘器陪葬昭陵行恭性嚴酷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强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

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子神勣嗣聖元年為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鞫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為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和少子行掩高宗時為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為楚州刺史元皇帝為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為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戸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遥屬越王侗王世充簒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降勅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

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
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
其間遊處䌫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呉質共曹丕
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
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
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賔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欵覽此忠
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
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委以招慰時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子壻張玄靜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舩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荊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荊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為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

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圖荆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子欽寂嗣萬歲登封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安東令欽寂説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

諡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為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祿卿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内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

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兾其簡兵陳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稱之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勲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尋繼其父為硤州刺史後歴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中卒紹少子圍師有器幹愽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為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為李義府所擠

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寛恵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園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廉士其寛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戸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任隋歴始安郡

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産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悦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簒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没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

戮力中原共雪讎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絶率衆保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

教況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並立誠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祏反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襲志弟襲譽襲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襲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襲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

光禄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廵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禄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

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允子懷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内以書有汙左授郢州刺史後卒于禮部侍郎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眞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

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

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凉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謩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行本貞觀中為

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宫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内宿衛名為飛騎每遊幸即騎以從分隷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

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為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

奉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悦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命之捨敬坐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宫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玄宗將討之皎協贊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户玄

宗以皎往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
勑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
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
則為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
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
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為量體靜而安仁精微用心理
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欵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
之共學朕常遊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

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為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為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而

無禮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羅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緊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翦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

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勑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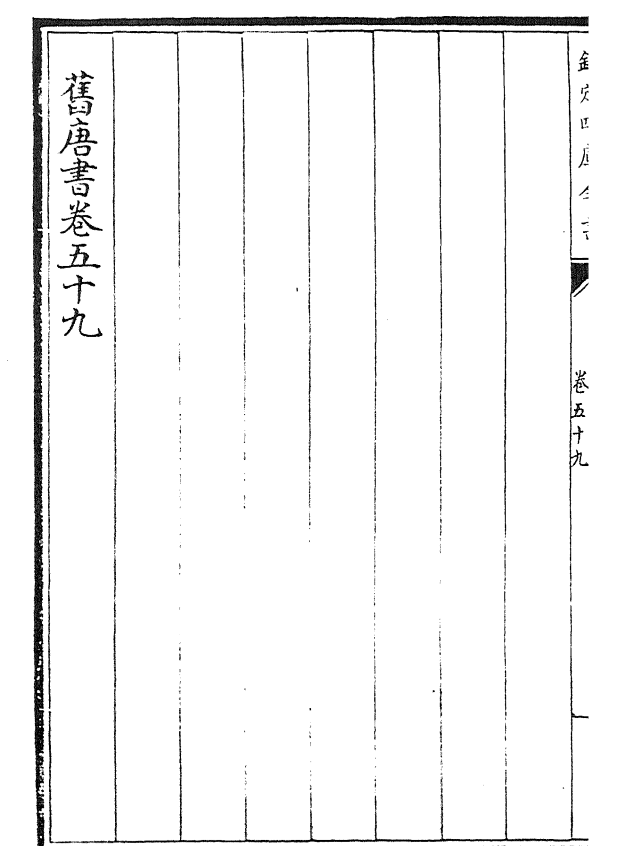
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當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宏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為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皎復起為秘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奏勑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

配流嶺外下制曰秘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錄寵是以加旣忘滿盈之誡又虧靜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宮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茲舊勲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旣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為冤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為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𤣥宗復思皎舊勲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

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
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贈
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
玄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為相當軸用
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
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
名愈彰者何也荅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

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苟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苟得君子哉任瓌丘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真主得為故人或叙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稱襲志為政襲譽訓子庶幾宏遠矣姜謩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尅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寇亦冒寵自掇豈非無德而禄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妬妻無禮任親戚求財丘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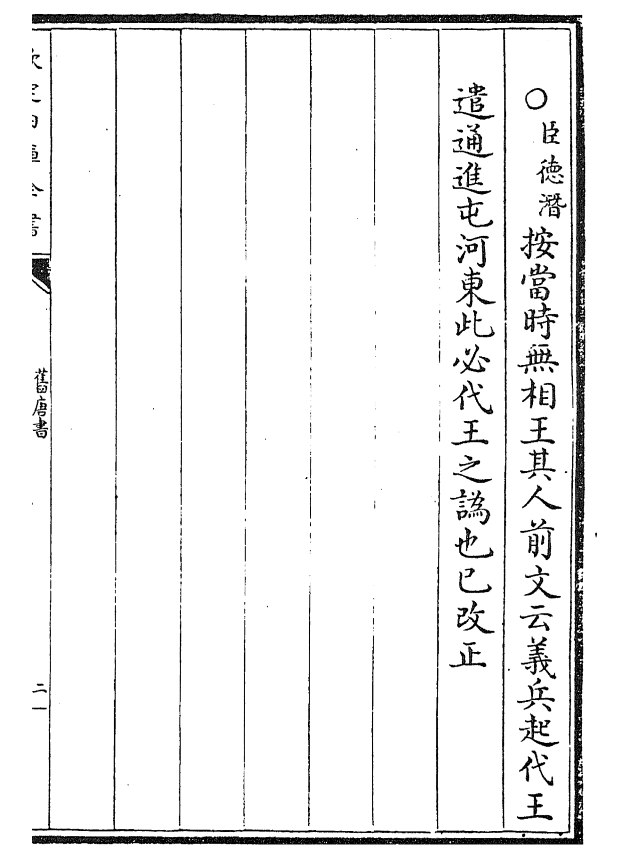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五十九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

屈突通傳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又軍至潼關為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又令顯和夜襲文靜顯和軍潰○臣宗萬按傳自是兩事創業起居注曰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豫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

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據此則是一時之事非先破于飲馬泉月餘又破于潼關也又按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通鑑注云是時太宗未過河西而傳亦云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並未載人名即通鑑只書孫華史大奈亦未載及太宗也

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



○臣德潛按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

宗室 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彦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友 孝節 孝義 孝逸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 文暕

長平王叔良 子孝協　孝斌　孝斌子思訓　思誨　叔良弟德良　幼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晦　孝恭弟瑊瓌

廬江王瑗 王君廓附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乂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陜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

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為行軍總管討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陜州總管于筠悉隸馬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没於賊後謀歸國為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為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為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鄠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鄠縣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為副裴勣為長史柳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高祖聞之大悦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

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黃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尅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勲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于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

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黒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戸時太宗謂

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

為之廢朝贈司空謚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間王孝恭贈陜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彦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彞對

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踈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踈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並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彦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彦著故弊衣出人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啜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栢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

彥遣使告喻党項諸部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彥不能進為赤辭所

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為凉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為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別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

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為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

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譖毀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

冬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遶兎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别有傳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禄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

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
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
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
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
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衞輿之而升尋授開府
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
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
縣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監臨

川郡公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為藤州别駕尋被誅文暕子佺開元中為宗正卿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為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墌人偽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衆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没于陣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嚴為守備涇州僅全

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謚曰肅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疎例降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贓賜死孝協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搆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戸歷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更

加實封二百戸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參軍思誨子林甫别有傳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薨贈涼州都督德良孫晉先天中為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太平公主伏誅改姓厲氏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

也擢為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長樂王時有人盜其馬者幼良獲盜而擅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盜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百餘人為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為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縊殺之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武德初追封蔚為蔡王安為西平王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咄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悦拜刑部侍郎進爵為王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為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為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剋京師拜左光祿大夫尋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東皆為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欵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

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弃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尅之必矣

銑救兵至巴陵見舩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內
外阻絶銑於是出降高祖大悦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
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
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荊襄雖定嶺表尚未
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欵附及
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
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
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

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

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弃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揚子鎮公祏窮蹙弃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偽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褒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

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為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別立勲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戸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寛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為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

所居宅微為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别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為譙國公歷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糺發姦豪無所容貸為

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毁其樓高宗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尚書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卒贈幽州都督子榮為酷吏所殺孝恭弟瑊武德中為尚

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瑊弟瓌義師剋京城授瓌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為王時突厥屢為侵寇高祖使瓌賫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令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為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候將軍

轉衞尉卿代兄孝恭為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為士庶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歸附嶺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為公時長史馮長命曽為御史大夫素矜衒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年拜宜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沖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尚書沖虛卒于尚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

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懦愞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
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為盜勇力絕人瑗倚仗
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隱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
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
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為己功遂紿瑗曰京
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
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
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

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詵將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
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為反矣須改易法度
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令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
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
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偽官令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
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
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即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
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詵北連突厥道自太原

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内外機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説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衆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勑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為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衆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

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衆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衆皆倒戈一時潰走瑗塊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絶其屬籍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為羣盜聚徒千餘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歸國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

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戶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為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史而

逌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贄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賓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

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黒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濘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

遂為賊所擒全軍盡没惟萬寶逃歸道立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立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為淮陽王令主道立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主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立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戶部

尚書道宗武德元年封畧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効五年授靈州總

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
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
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
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
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
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悅
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
經畧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遇

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

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
封江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
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内遊觀無休息絶域採奇玩海
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
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
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
十三年起為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
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

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毁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勲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

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旣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其針賜以御膳

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幷前六百戶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為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

洪並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為梁王湛為蜀王洪為鄭王澄洪並無後博乂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梁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讀務為善事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

謚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
薨謚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疎屬
致盧江為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
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
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貴第為子孫之謀善
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為血信妖矣
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荅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

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寃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吴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贊曰踈屬盡封啟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永安王孝基傳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爲嗣○沈炳震曰按新書宗室傳韶畢王璋子今孝基亦璋子是同父兄非從兄也

淮安王神通子道彥傳坐減死徙邊後起爲涼州都督○新書作嬀州

神通子孝逸傳垂拱二年冬丶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沈炳震

曰按新書則天本紀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年與月俱不符也証之綱目當從舊書

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新書作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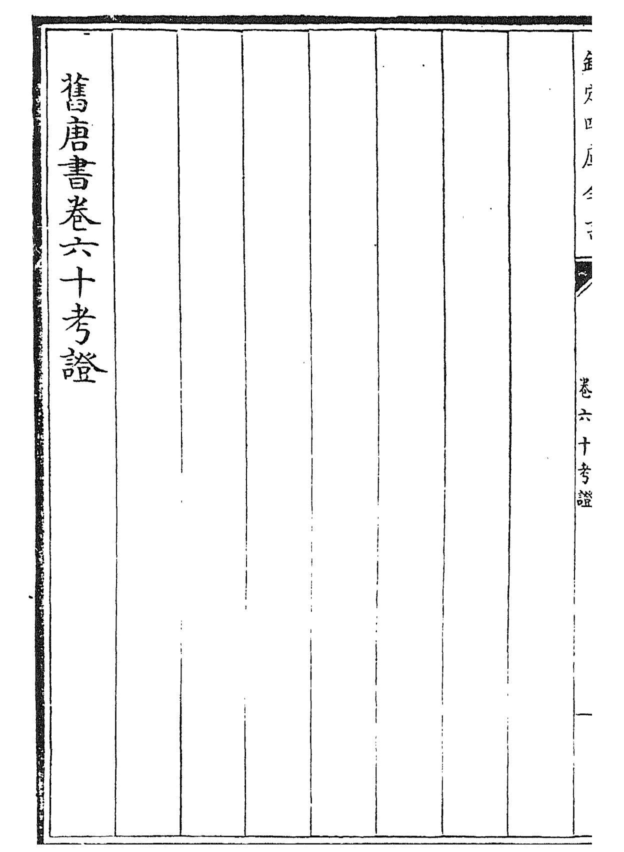
襄邑王神符傳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沈炳震曰按通鑑時降封郡公應誤

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元年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臣德潛按綱目武德元年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是禦仁杲非禦舉也時舉

已先卒矣新書亦作禦仁杲

隴西王博乂傳武德初追封澄為梁王湛為蜀王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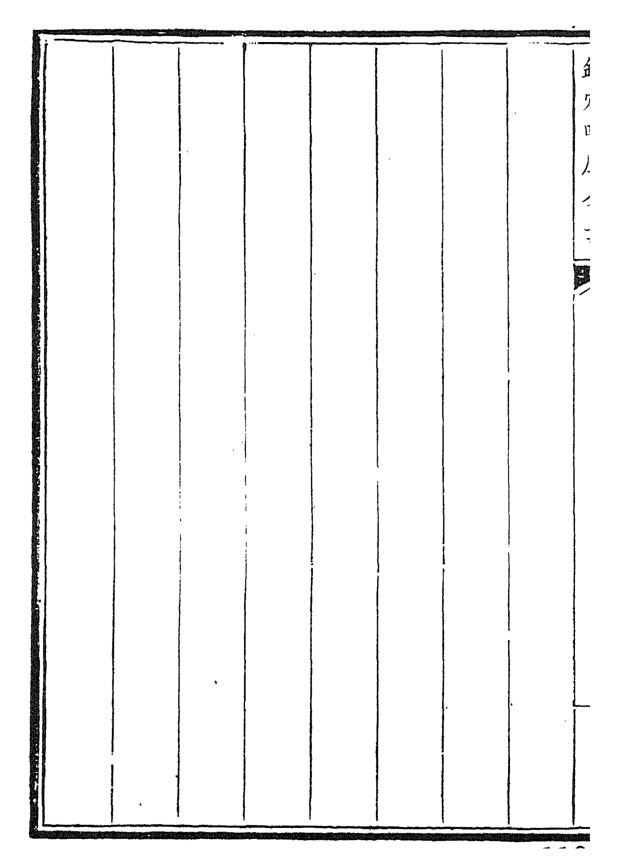
鄭王〇新書表洪封漢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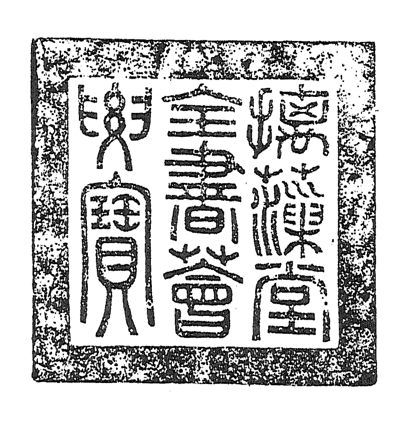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謹案卷五十九第十四頁前八行墨乞一錽刊本錽訛挺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但賜清白詩以激之案清白詩新書作清白箴疑此詩字誤

卷六十第十三頁前三行四行乃公祏授首之徵刊本徵上衍後字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任　頫